

## 国家图书馆藏顾之逵题跋考释\*

刘 鹏

顾之逵(1752-1797),字抱冲(亦写作“褒盅”、“抱盅”),清乾嘉间元和(今江苏苏州一部)著名藏书家。与黄丕烈、袁廷桢、周锡瓚并称“藏书四友”<sup>①</sup>,同时又是顾千里从兄。自署其藏书处曰“小读书堆”,盖远绍先祖南朝顾野王“读书堆”之余绪。

顾氏题跋,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所见,存数不多,绝大部分存于国家图书馆。今详加移录(包括他人所临顾跋,以及少量足显其识见之校语),并兼及他馆所见,加以考释,以就教于方家。

1.《经典释文》三十卷,唐陆德明撰。清康熙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本。清顾之逵校跋并录惠栋、段玉裁、臧庸堂<sup>②</sup>校。书号2135。

前年从滋兰堂朱氏<sup>③</sup>得松崖先生校批《释文》一部,惟《尚书》有宋槧本勘字,因用绿笔标之。松崖所校以黄笔别之。松崖此书校批甚略,不及段

\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大陆藏汉文古籍藏书题跋整理与研究”(10ATQ005)成果之一。

① “藏书四友”之名,在四人生前便已远播。黄丕烈跋《唐女郎鱼玄机诗》云:“近日吴中讲究古籍,自香岩、抱冲、寿阶二十餘年来先后作古,藏书四友惟徐老菴一人存矣。”跋《古文苑》宋刻残本云:“余向属钱塘陈曼生作藏书四友图。四友中抱冲已作古三年,所存者三人耳。三人者何?香岩也,寿阶也,余也。图之作,在己未冬。”(清)黄丕烈著,屠友祥校注:《菴圃藏书题识》卷三,上海远东出版社,1999年,第586页、第787页。

② 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古籍书目》此书下云:“顾之逵校跋又录惠栋、段玉裁校。”(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7年,第136页)然傅增湘先生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二此书下云:“顾之逵校,并临惠栋、段玉裁、臧庸堂校及考证语。”(中华书局,1983年,第109页)今据补。臧庸堂(1766-1834),江苏武进人,字在东,号拜经,臧琳之玄孙。为清乾嘉间著名学者,曾师从卢文弨,并与钱大昕、段玉裁交往,有《拜经日记》等。

③ 此指朱奂,字文游,江苏吴县人。乾隆间人。藏书处曰“滋兰堂”,藏书印为“滋兰堂藏书印”。其人与惠栋为莫逆交,顾之逵往借惠氏校本《经典释文》,固合其宜。

若翁之精深远甚。然其改正之字,如“亾”(《舜典》一篇之“亾”)以及《说文》作“𠂔”之类,则俱各指出,足称校书之职也。甲寅二月朔抱冲记。(卷第四末,《尚书》)

甲寅惊蛰灯下校。抱冲记。(卷第六末,《毛诗》)

《毛诗》三卷。余因勘宋刻巾箱本《毛传》郑笺附《释文》者,曾略校几处,如“遽”、“渥”、“翱”等字,与此本合。暇日当细校,必更有出此本外也。抱冲校毕记。(卷第七末,《毛诗》)

黄笔惠松崖氏,墨笔段氏,丹笔叶林宗影抄本<sup>①</sup>,若巾箱本另注出。又记。(卷第七末,《毛诗》)

右《礼记》释文四卷,余已用宋刻本校之矣,其点画无甚关系者不录。今又借得叶抄勘对本,再以墨笔校一过。臧君在东云:叶本《礼记》远不如《周》、《仪》二《礼》,余谓并不如抚州本也<sup>②</sup>。甲寅花朝逵记。(卷十四末,《礼记》)

逵按:“世”作“卅”,唐石经避太宗讳也。宋刻本多沿石经字样,故如此。读古刻者自辨之,可不必字字改也。此款甚多,皆仿此。(卷十二中,《礼记》)

又书号为4936之《经典释文》(三十卷,清康熙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本)卷三十后有清刘履芬录江沅临顾之逵跋云:

甲寅春日假得先生<sup>③</sup>是书,改正之处凡出于先生者,往往与松崖惠氏相合。惠氏校改苦略,亦有可备抉择者,附于上方。后学顾之逵记。

又,周法高《记诸家校本经典释文》<sup>④</sup>上跋前又有一跋云:

后学顾之逵借校一过,并附惠松崖语于上方。甲寅春日。(江校)(卷二十五末,《老子》)

以上跋语,均题于甲寅春日,却不见于一书之上。期间的始末缘由,笔者推断如下:壬子年(乾隆五十七年,1792),顾之逵向朱奂借来惠栋校本《经典释文》,

①明末,叶林宗以绛云楼所藏北宋本《经典释文》影写,即世所谓“叶钞本”。清代徐乾学与卢文弨分别以此为底本,校勘、刻印通志堂本及抱经堂本,成为《释文》一书的通行本。

②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二有吴江袁清贺传录校宋本《经典释文》条,下引臧辅堂跋云:“癸丑十一月十二日臧辅堂为巫山知县段若膺先生校。叶林宗钞本,旧藏吴县朱文游家,近归同邑周漪塘,段先生往借是书,属为细校。又云:‘写本名衔在毛诗末,甚是。盖此书系南宋本汇刊,故《尚书》、《孝经》等音义窜改最甚,全非陆氏之旧,而《毛诗》或本之北宋,有乾德、开宝间名衔,因仍之。如徐、卢两刻皆移于卷终,似全书皆本北宋本矣。’余叹其论断之精,遂识此以为跋语。中间如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最精,余亦多佳者,自信漏落者颇少矣,时寓于金阊袁氏拜经台。”(第110页)

③此处当指段玉裁,参上文“前年从滋兰堂朱氏得松崖先生校批《释文》一部”一跋。

④《唐代研究论集》(第四辑),新文丰出版公司,1992年,第330页。原文未注明此跋之具体版本。

以黄笔录其校语于此书(书号2135)之上。至甲寅年(乾隆五十九年,1794)春,顾之逵先后借得藏于周锡瓚(漪塘)家藏叶钞本、段玉裁校本,以及臧庸堂为段玉裁以叶林宗本所校之本(当即卷十四末所云“叶钞勘对本”),作为校勘的参考。此外,顾抱冲还用各书的宋本分别校勘了《经典释文》中相应的篇目:如宋本《尚书》、宋巾箱本《毛诗》、宋抚州本《礼记》、宋刻《左传》所附《释文》等。

从国图4936号藏本及周法高所录顾跋来看,顾之逵用段校本校完今国图2135号藏本之后,将自己所录惠栋校语中“可备抉择者”抄录于段书之上,并在归还时写下了上述两则题跋,并逊称“后学”。段校本原书未见,今所引均系江沅过录之跋语,江为段氏弟子,当从段校本原书移录。

此外,书号7944的国图藏《经典释文》(三十卷,清康熙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本)卷二十末(《春秋左传音义》部分),有佚名录段玉裁跋云:“顾抱冲有北宋刊《春秋音义》,抱冲既为予以其善处书此本之上方矣,予仍借其校出本补注之,黑字是也。凡与叶抄合者,用黑圈;凡抱冲以红字书上方者,亦用黑圈。甲寅六月卅日,若膺氏。凡不用黑圈者,皆不与叶抄同者也。”此跋恰可与前举江沅所临抱冲跋相互印证。

从顾之逵对《经典释文》的校勘来看,他并不满足于仅利用源出北宋本的叶钞本,以及当世著名学者惠栋、段玉裁等人的校勘成果,而是广采佳本,择善而从;他提出“世”字因避讳而异体,自有其例,不必字字皆改;对于叶钞本和臧校本,既不盲从,也不断然抹煞,这些都体现了他校勘学的功底以及通达的识见。

2.《集韵》十卷,宋丁度等撰。清康熙四十五年曹寅扬州使院刻本。清顾广圻校、顾之逵跋,并临段玉裁校跋。书号4526。

乙卯正月四日抱冲临校,呵冻书。(卷五末)

乙卯人日抱冲临校。(卷六末)

立春前一日抱冲临校。(卷七末)

立春后二日抱冲临校。(卷八末)

立春后三日抱冲临校。(卷九末)

段若膺先生从周君漪塘借得毛子晋影写宋本,细校此书,凡宋本、今本之误,勘正甚多,比之宋本,为更便于后学。余于昨岁春间,承先生出示此书,方校一本,因未假归。后见袁君绶阶、钮君匪石并有临本,遂先携归,度校一过。其不能释然者,未将宋本及段校重勘耳,行当就二公借之。乙卯正月二十一日抱冲校毕记。(卷十末)

从上述跋文,可见顾之逵与段玉裁、周锡瓚、袁廷桢、钮匪石交往之一斑。此跋书于乙卯岁初,跋中“昨岁春间……方校一本”之语,当指前举《经典释文》一书。抱冲借阅袁、钮二人所临段校本对勘后,并不以为足,也不以见到段校本为足,而是准备将段校本“勘正甚多”的影宋本拿来一起参看,这体现了他师法

前辈而不盲从前辈的学风。另外，“比之宋本，为更便于后学”的按语，也见出他好宋而不“佞宋”的见识。

3.《唐书》二百卷，后晋刘珣等撰。明嘉靖十四年至十七年闻人詮刻本。清顾之逵跋并录叶万石校跋，季锡畴校。书号 3296。

此卷错辞两行，覆阅乃见，因用朱笔订之，其他差误，亦不免也。抱冲记。（卷三十后）

《旧唐书》自宋至明，罕有刊刻，几近于亡。自闻人詮刻本出，始免于失传。目录后、正文前有三条跋语，均为顾之逵笔迹。后二则分别署名“东山道穀记”、“叶万石君”，明显为过录叶树廉之跋语。首跋未署名，跋云：

辛丑岁三月十九日借得钱遵王所藏至乐楼钞本校，□至九月初五日半功。钞本亦非完璧，故中多空校卷目。

钱遵王之卒年（1701），距顾之逵生年（1752），五十年有馀，若此为顾跋，则其何能穿越时空，借书于前辈？署名“东山道穀”的第二条跋语云：“庚子深秋从坊间见至乐楼钞本，又叹无物售之。未几，为钱遵王取去，因得假归。……自此之后，更不知从何人细为校讎，以成完璧也。”叶万石庚子（康熙五十九年，1720）见至乐楼钞本，未几为钱遵王所得，辛丑（康熙六十年，1721）就钱氏借得。上下文连贯，可知首跋亦为顾录叶跋。如今，至乐楼抄本与叶树廉校本均不知去向，则顾之逵过录本，便弥足珍贵了。

4.《甘泽谣》一卷（另有附录一卷），唐袁郊撰。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《津逮秘书》本。顾之逵校并跋（均为朱笔）。书号 10660。

右《甘泽谣》一书，已为袁郊真本无疑。但其间脱误不一，且改窜嘉靖中姚氏一跋以为己跋，此毛氏之不学也。今以明季孙恺之氏校本一对校之，并录姚、孙两跋于后<sup>①</sup>，庶此书得称完璧云。壬子寒食抱冲顾之逵记。

顾跋题于书末。书末并有毛晋手写上板跋文云：“予昔年订《陶靖节集》，推其后裔，从《命子》诗注中见《陶岷》一则，古异可喜。相传本于《甘泽谣》，未睹其全帙。既从友人处见抄本二十馀条，乃就《太平广记》中摘出者，非郊原书，甚哉贗抄之欺世也。今得兵宪杨公重订善本，参之《广记》，略有异同，与端临《经籍考》相合。惜乎原序亡逸耳。庚午上巳前一日，湖南毛晋题于鹿城舟次。”

顾之逵校勘所据的“明末孙恺之本”，当为国图藏明崇祯十三年孙明志抄本<sup>②</sup>（书号 6939），其中收录姚咨跋云：“余友周连阳氏，亟称其姻海虞杨兵宪五川公藏书之富，恒窃慕焉。今年夏，连阳以公所钞袁郊《甘泽谣》贻余，凡九篇，公自序诸首简，见其得之之艰若此。曩余门人秦汝操于《太平广记》中摘出二十馀篇，怪非郊原书，弃去。兹九篇适符马端临《考》，乃录之。惜乎旧序亡逸，不免于疑耳，他日谒公，当有说云。嘉靖甲寅秋七月十二日，句吴茶梦散人

①全书未见顾云所录姚咨、孙恺之二跋。

②顾跋本中添加的校语，均见于孙抄本。

姚咨识。”孙恺之跋云：“崇祯庚辰岁假叶石君藏本写。凯之。”<sup>①</sup>顾之逵批评毛氏“改窜”、“不学”，当是指毛跋对姚跋说法，暗袭而未加说明，不符合学术规范。

《甘泽谣》一书，小说家言，唐袁郊撰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均有著录。然此书至明代中后期，已罕见于世。明代杨仪有钞本（九篇）<sup>②</sup>，姚咨曾抄录一本，后归叶树廉（万石）。崇祯十三年（庚辰，1640），孙恺之自叶树廉处借得姚咨钞本，校录一过（即顾之逵所据以校勘的“明季孙恺之氏校本”）<sup>③</sup>。一系列的钞本，史称“杨仪钞本”（杨仪原本或已失传）。后姚咨弟子秦如操自《太平广记》辑录二十余篇，史称伪本《甘泽谣》，二书同时流传。崇祯三年（庚午，1630），毛晋得到“杨仪钞本”，将其编入《津逮秘书》，此后的《四库全书》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，均据其本收录<sup>④</sup>。

5.《孔子集语》二卷，宋薛据辑。清抄本。顾之逵跋。书号 3461。

壬子秋，应试金陵<sup>⑤</sup>，遍览书摊，无一当意之本。偶于骨董肆中流瞩铜磁、研山等物，忽见架上有破书数束。细阅之，得杜牧注《考工记》一本、杨升庵《艺林伐山》二本并此书以归，余俱无足观者。因思金陵为江南都会，且明时焦氏藏书<sup>⑥</sup>甲于天下，何风流歇绝，坊间所储之书，略无一善本流播耶？抑亦吾辈之嗜好与人异趣耶？遂不觉循览此本，付之一笑。抱冲记。抱冲此跋笔于书末，其前有抄手过录钱遵王跋云：“淳祐丙午，稽山书院山长薛据，哀聚《孔子集语》成二十篇。其所引《尚书大传》、《金楼子》等书，今皆不可得见。方山吴岫<sup>⑦</sup>藏书，多旧人抄本，此其一也。”此本或抄自钱曾藏吴岫旧抄本。顾之逵对于彼时金陵藏书“风流歇绝”的评论，可以作为研究藏书史的材料。

6.《六子书》六十卷，明顾春编。明嘉靖十二年顾春世德堂刻本。顾之逵校跋。书号 8359。

壬子四月廿二日校尔。已终卷，遂于灯下取宋刻郭注校此。此本讹字，虽注中亦一一改正。其有字体点画偏旁此本从正而宋刻反遵通者，如

①以上均见瞿良士辑《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208页。后跋署名瞿书作“凯”，据孙明志抄本改。

②杨仪得书经过，参《津逮秘书》本《重校甘泽谣序》。

③瞿镛《铁琴铜剑楼书目》卷一七著录旧抄本《甘泽谣》云：“（此书）旧为杨五川藏本，茶梦主人假而录之，后归叶石君。有名凯之者于崇祯庚辰假得叶本所录。有杨仪二跋及姚咨跋。”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457页）

④陈国军：《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485-488页。

⑤壬子，当指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：应试金陵者，应府试也。

⑥当指明代焦竑。

⑦吴岫，字方山，号濠南居士，明嘉靖间吴县人。诸生，藏书逾万卷。有藏书楼“尘外轩”。所藏书扉页有“尘外轩读一过”、“方山吴岫”等印。

“说”、“悦”；“莫”、“暮”；“女”、“汝”之类，则两存之，以见宋本面目也。时校完此卷，东方既白，渔鼓摐摐，趁虚人已集津市，而余犹握管不辍，信如王乐山<sup>①</sup>之所呵入魔道者矣，岂止书淫而已哉！袁盅记。（《南华真经》卷第一后）

凡读古书，先须着眼其通同假借之字。如此卷中“进”当为“尽”，“久”当为“有”，“释”字作“舍”之类是也。然后考其谬误，订其异同，味其义理，乃援笔点读，信口锥诵，真人生大快意事也。或曰：“汝重价购之，草率涂抹，毋乃可惜乎？”余曰：“余之看书，只取自怡而已，不斤斤为名，何论夫书之价值哉！”袁盅漫记。（《列子》卷一后）

此卷之注，与影宋本之注，详略都同。殷氏释文<sup>②</sup>竟若此卷未释。卢抱经所校，虽云有处是释文，然俱<sup>③</sup>影宋本所有，未敢必信其为殷氏释文也。抱冲志。（《列子》卷一后）

此本注中间有引《尔雅》、司马《说文》、高诱注《淮南子》云云者，影宋钞本转无，未知是影宋钞本所脱耶？即殷氏释文，尚须别参善本也。壬子嘉平抱冲记。（《列子》卷二后）

影钞本所无者，不点句读<sup>④</sup>，是日因繙群书拾补，见有《列子》校注，因于灯下一对，始觉向之所疑，非张注<sup>⑤</sup>者。抱经亦不著于录，其为殷氏释文无疑也。然抱经亦每以释文作张注者（在卷八“击博楼上”句下），大抵为道藏本所误耳。余案之影宋本，兼玩其辞之义类，决非张也。抱冲又识。（《列子》卷二后）

此书汇集诸子著作，也是顾跋较为集中之处，可见其好书之状、藏书之由，校书之例，是最足以显示顾氏通达、率性的文字。

7.《淮南子注》二十一卷，汉刘安撰，许慎、高诱注。清乾隆五十三年庄逵吉刻本。顾之逵、顾丹荣录惠栋校跋、何焯跋，顾广圻校并跋，顾之逵跋。书号3897。

自三卷至五卷丹荣弟校过，并度何、惠二氏语，抱冲又覆校一过。（卷五末）

定宇先生所校本，向藏滋兰堂朱氏。以茅一桂刊本为底，复以诸本参校，内有宋本《御览》考证处。今朱君秋崖<sup>⑥</sup>复以新刻参校，云与六艺本大致相同，度校在上。余因借录一过，其刻本之误，与朱君度本之误，尚俟用墨笔拈出也。顾之逵。（卷二十一末）

①王乐山，顾之逵友人，后文《南丰先生元丰类稿》跋中亦曾言及，生平待考。

②殷氏即唐人殷敬顺，其据张湛注作有《列子释文》二卷。

③原文为“据”字，作者圈改之。

④原跋此处即为一墨圈。

⑤《六子书》所收《列子》（《冲虚至德真经》）为晋张湛注。

⑥秋崖，朱邦衡号。

书中抄录了惠栋的校语、跋语以及何焯题识,略述《淮南子》一书之文风与版本,因篇幅所限不赘录。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惠栋对前辈何焯的评语“义门于学生疏,惟考据略有头绪,其校讎多善本耳”,可作为研究清代学术史的重要材料。

8.《南丰先生元丰类稿》五十一卷,宋曾巩撰。明嘉靖四十一年黄希宪刻本。顾之逵跋并录何焯批校。书号 3926。

“试请行之”,顾本及各本皆作“请试”,何批乙为“试请”,可见此本胜于顾本甚多,其余不足论矣。宜保之。抱冲。(卷十五《上欧阳舍人书》中浮签)

此本讹字已照<sup>①</sup>何本校。其无关紧要评语,间有未录。(卷十五后浮签)

此本倩王君乐山点句,微校几字,仍义门之误者甚多,如“邪”字改作“耶”之类是也。当细勘之。抱冲。(卷十六中浮签)

此卷批语尽度,不必再校。抱冲记。(卷二七后)

此本何批全录,即顾东岩本及何氏《读书记》亦曾对过。壬子闰月廿三日抱冲记。(卷四六后浮签)

“性嗜书”,祠堂本<sup>②</sup>作“惟嗜书”。何批云:“惟”疑作“性”,想义门未见此碑也。(卷五十《惠州徧学寺禅院碑》中浮签)

跋中“顾本”、“顾东岩本”,当指清康熙五十六年长洲顾崧龄刻《南丰先生元丰类稿》本,此书正集五十卷,外集二卷,四库本即以正集五十卷为底本,有所校订。而顾之逵根据何焯批语,并将顾本与明嘉靖本对勘,得出了“可见此本(嘉靖本)胜于顾本甚多”的结论。

9.《皇朝文鉴》一百五十卷,目录三卷,宋吕祖谦辑。明抄本。顾之逵跋。书号 6665。

此书乃前明昆山叶文庄<sup>③</sup>物也。其钞凡三手,通部前后,著录者所书也;其序目雄壮之笔,绝类写经体者,文庄笔也(余以文庄跋《金石录》笔对阅,故知之);其目录中以及卷七十六至七十九四卷,九十三、四两卷,故老相传为文氏二承笔,即隆庆间文庄后人失去中一分,以倩名人补录者也。其说余未之信,然要其大概,则此书钞自宋刻,书属名手,其为善本可知。间尝取慎独斋刊本<sup>④</sup>一对,其谬误不一,益见此本之宜宝贵矣。跋尾名恭煥者,乃文庄五世孙也。手自校书,不下万卷。因阅《篆竹堂书目》知之。

乾隆壬子清明后一日,袁盅学道人顾之逵记。

顾跋前有叶恭煥跋云:“《皇朝文鉴》计二十册,乃文庄祖于正统、天顺间所录。时刻本尚少,借宋校录,得四传而至予。隆庆壬申岁,予淹病检出,乃失其中一

①此处原为墨笔“校”字,以朱笔改为“照”。

②指乾隆二十八年曾氏祠堂本。

③叶文庄,即明叶盛。

④指明正德十三年(1518)慎独斋刊本《皇朝文鉴》。

分。时谬本德用以整书，谓予曰：‘顾观海家有宋校《文鉴》，可借观对之。’因以校勘，留对抄完，可谓全书。故记存以见集书之难有如此者。后人视书，勿以为易而忽诸。隆庆壬申四月三日括苍山人恭煥志。”顾跋后有黄丕烈跋，云：“此书向藏小读书堆，今归爱日精庐，……吴县黄丕烈尧夫借读。时道光壬午秋七月。”<sup>①</sup>可知此书原为叶盛家藏，经叶恭煥补抄完整。入小读书堆后，又依次流入爱日精庐、铁琴铜剑楼，黄丕烈曾自爱日精庐借抄。顾之遯心细如发而又见闻广博，与所藏《金石录》跋对照，辨认出序目部分的“雄壮之笔”是叶盛亲笔，这样全书就有三人笔迹，这一点连叶盛的后人叶恭煥也没有发现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国家图书馆

---

<sup>①</sup>此跋已收入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十，第790页。